

第貳拾貳册

朱子全書

上海古籍出版社
安徽教育出版社

主編

朱傑人 嚴佐之 劉永翔

朱子全書

第貳拾貳冊

朱子全書

上海古籍出版社
安徽教育出版社

本冊責任編輯：

王維堤

鄭明寶

美術編輯：

黃彥

劉永翔 徐德明 校點

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(三)

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九

書 知舊門人問答〔一〕

答戴邁

熹來此，得足下於衆人之中，望其容色，接其議論，而知足下之所存若有所蓄積，而未得其所以發之者，心獨期足下可共進於此道。及以論語之說授諸生，諸生方愕眙不知所向，而足下獨以爲可信也，手抄口誦而心惟之。熹謂足下將得其所以發之者矣，甚慰所望。今辱書及以所抄四大編示之，而責其淺陋之辭託名經端，則非熹之任，而足下之過也。夫執經南面，而以其說與門人弟子相授受，此其非熹之任明矣。熹無所復道，獨敢竊議足下之所以過，願寬其僭易而幸聽之。

夫學，期以自得之而已，人知之、不知之，無所與於我也。今足下自謂其已自得之耶，則宜無汲汲於此，而熹之言亦何爲足下重？不然，雖熹妄言之，於足下何有？足下之爲甚過。足下勉自求之，期有以自得之而後已，熹雖荒落矣，尚能與足下上下其說而講評之。四編且以歸書室，而具其所以然者報足下，幸察。

答林巒

辱示書及所爲文三篇，若以是質於熹者。熹少不喜辭，長復懶廢，亡以副足下意。然嘗聞之，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，必其心有以自得之，則其見乎辭者非得已也。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，不期以異於世俗，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。今足下之詞富矣，其主意立說高矣，然類多採摭先儒數家之說以就之耳。足下之所以自得者何如哉？夫子所謂德之棄者，蓋傷此也。足下改之，甚善。示喻推所聞以講學閭里間，亦甚善。記曰：「教然後知困。」知困則知所以自彊矣。熹所望於足下者在此，足下勉旃！

答林巒

率性之謂道，脩道之謂教。

伊川先生說「率性之謂道」，通人物而言，更以其說思之。「脩道之謂教」，二先生及侯氏說却如此，然恐不如呂游楊說。尤溪集解想已見之。

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。

伊川先生云：「涵養於未發之時則可，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。」宜更思之，檢此段熟看。

「民鮮能久矣」與「甚矣，吾衰也久矣」之「久」同。
「久矣」之意得之。

夫婦之愚。

伊川先生論之已詳。大抵自夫婦之所能知能行直至聖人天地所不能盡，皆是說「費」處，而所謂「隱」者不離於此也。

道不遠人。

此段文義未通，又多用佛語，尤覺走作。且更熟玩其文義爲佳。

正己而不求人則無怨。

凡讀書，且虛心看此一處文義，令語意分明，趣味浹洽乃佳。切不可妄引他處言語來相雜，非惟不相似，且是亂了此中正意血脈也。

答呂僊

惠書甚慰。所守審如是，足下之所存誠遠且大，非熹所能及也。顧不能不以貧自累而求有以得於人，則足下之忍其大而不忍其細，又非熹之所能知也。抑熹之官於此，祿不足以仁其家而無以副足下之意，敢以所聞爲謝，冀足下之堅其守也。貧者士之常，惟無易其操，則甚善。

答楊宋卿

前辱柬手啓一通及所爲詩一編，吟諷累日，不忍去手。足下之賜甚厚，吏事匆匆，報謝不時，足下勿過。熹聞詩者志之所之，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。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，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。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，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，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。至於格律之精粗，用韻屬對，比事遣辭之善否，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，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，而況於古詩之流乎？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，故詩有工拙之論，而葩藻之詞勝，言志之功隱矣。熹不能詩，而聞其說如此，無以報足下意，姑道一二。盛編再拜封納，并以爲謝。

答柯國材翰

辱書，示以顏子、子貢俱以仁爲問，而夫子告之有若不同者。此固嘗思之，而非如足下之說也。「爲仁由己」，此論爲仁之至要，蓋始終不離乎此。夫其所以求師友而事之心豈自外至哉？既得師友而事之矣，然不求諸己，則師友者自師友耳，我何有焉？以此意推之，則二說者初不異也。如足下之言，恐非長善救失之意。足下思之而反覆其說，則熹之願。他所以見屬者，豈熹所敢當哉？戴、陳二生趣向文辭皆可觀，固知其所自矣。有友如此，足以輔仁，敢以爲足下賀，而僕亦將有賴焉。齋居無事，宜有暇日，以時過我，幸得講以所聞，而非所敢望也。

答柯國材

熹頓首再拜國材丈執事○○：蔡彊來，領三月、六月、九月三書，急拆疾讀，如奉誨語，良慰久別不聞問之懷，幸甚幸甚！信後歲已晚矣，不審爲況何如○○？伏惟味道有相，尊候萬福。

熹奉親粗遣，武學闕尚有三年，勢不能待。目今貧病之迫已甚，旦夕當宛轉請祠也。親年日老，生事益聊落^四，雖吾道固如此，然人子之心不能不慨然耳。

時事竟爲和戎所誤，今歲虜人大人，據有淮南，留屯不去。監前事之失，不汲汲於渡江，欲圖萬全之舉，此可爲寒心。而我之所以待敵者，內外本末一切刑弊，又甚於往年妄論之時矣。奈何奈何？遠書不能詳言也。

熹自延平逝去，學問無分寸之進，汨汨度日，無朋友之助，未知終何所歸宿。邇來雖病軀粗健^{〔五〕}，然心力凋弱，目前之事十亡八九。至於觀書，全不復記，以此兀兀，於致知格物之地，全無所發明。思見吾國材精篤之論而不可得，臨書悅然也。

所示易卦次叙，此未深究，不敢輕爲之說。但本圖自初爻而陰陽判，左三十二卦共一陽，右三十二卦共一陰。次爻即一變而陰陽交，左下十六卦之陽，右下十六卦之陰，上交於右上之陰，下交於左上之陽^{〔六〕}。又次爻又一變而又交^{〔七〕}，兌與艮交，震與巽交。而八卦小成矣。其上因而重之，而成六十四卦。此次叙甚明。其所以爲易者，蓋因陰陽往來相易而得名^{〔八〕}，非專謂震、巽四五相易而然也。此理在天地間無時不然，仰觀俯察，暑往寒來，莫非運用，恐不待考諸圖象而後明也。然古人製作之妙，顯發乾坤造化之機有如此者^{〔九〕}，是亦可樂而玩之耳。

不合無愧之說，在我固然，第所不能無恨者，精神言語不足以感悟萬一爲恨耳。若人持不合無愧之說，則君臣之大倫廢矣。如何如何？李君好學禮賢，其志可嘉。國材想亦推誠與之講論，有可采處。若得同爲此來，真寡陋之幸也。

春秋工夫未及下手，而先生棄去。蓋亦以心志凋殘，不堪記憶。此書雖云本根天理，然實與人事貫通，若不稽考事迹，參以諸儒之說，亦未易明也。故未及請其說。然嘗略聞其一二，以爲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，如看風水移步換形，但以今人之心求聖人之意，未到聖人灑然處，不能無失耳。此亦可見先生發明之大旨也。論語比年略加工夫，亦只是文義訓詁之學，終未有脫然處。更有詩及孟子，各有少文字。地遠，不欲將本子去，又無人別寫得，不得相與商確爲恨爾。若遂此來之約，則庶幾得講之耳。

三序示及，想見用心之精。但每每推與過當，恐未得爲不易之論。又論語序云學爲仁一節，不知見得「仁」字如何分明？後面節次如何成襯？此義須句句有下落始得，不可只如此含糊也。近衢州一江元適登仕泳，以書來云：「頃歲獨學，常窺求仁之端，又謂須明識所謂元者，體諸中而無疑，則道之進也化也基諸此矣。」此論似非苟然默識，試一思之如何？江君未相識，書多好議論，亦是一老成前輩也。易序中云：「此以無思相似以至有思」，此恐亦不能無病。試更思之。近再讀此經，建陽一學者亦欲講之，因招之來年教兒輩。得與共學，用年歲工夫，看如何。

昨齊仲寄疑義來，乃不知是石丞者，妄意批鑿，非所施於素昧平生之人。然渠既以此道相期，必不相怪，但在烹有僭率之咎耳。

所欲言者無窮，以久不得書，無所發端。今得來示，又以來人立俟，天寒手冷，作字不成，不能究悉胸中所欲言。千里相望，豈勝慨歎！但願果能乘便一來，庶得傾倒，不然，終非紙札所能具也。閤正孺人，令郎各安佳，老人以下幸安。每勤問念，至感。未由會晤之前，千萬以時進道自愛。不宣。閏月晦日，熹頓首再拜國材丈執事。

欲識「仁」字大概，且看不仁之人可見。蓋其心頑如鐵石，不問義理，事任已知〔二〕，是以謂之不仁。識此氣象，則仁之爲道可推而知矣。因書試言所得，以答合否如何耳。

答柯國材

傳序鄙意不欲如此，昨因論語小傳之作，已罄鄙懷。不蒙領略，遂更不敢復言。今所惠書反謂有所愛於言，何耶？行行之號，尤非所以矯氣習之偏而反之於中和之域，區區之意亦不願老丈之爲此稱也。如何？

答柯國材

示論忠恕之說甚詳，舊說似是如此，近因詳看明道、上蔡諸公之說，却覺舊有病。蓋須認得忠恕便是道之全體，忠體而恕用，然後「一貫」之語方有落處。若言恕乃一貫發出，又

却差了此意也。如未深曉，且以明道、上蔡之語思之，反復玩味，當自見之，不可以迫急之心求之。如所引「忠恕篤欽」以下，尤不干事。彼蓋各言人道之門、求仁之方耳，與聖人之忠恕道體本然處初不相干也。一陰一陽不記舊說，若如所示，即亦是謬妄之說。不知當時如何敢胡說？今更不須理會，但看一陰一陽往來不息，即是道之全體，非道之外別有道也。逆順之說，康節以爲先天之數。今既曉圖子不得，彊說亦不通，不若且置之。易序兩句大病在「彼此」二字上，今改得下面，不濟事也。凡此數說，姑塞來問，未知中否？有便却望垂教，幸甚幸甚。

石丈相聚所談何事？其篤誠好學已不易得，而議論明快，想講論之際少所凝滯也。書來有少反復，草草作答，不能盡所言。大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爲，乃天理也。天理自然，各有定體，以爲深遠而抑之使近者，非也；以爲淺近而鑿之使深者，亦非也。學者患在不明此理而取決於心。夫心何常之有？好高者已過高矣，而猶患其卑；滯於近者已太近矣，而猶病其遠。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學者所以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也。前此以陳、許二友好爲高奇，喜立新說，往往過於義理之中正，故常因書箴之。蓋因其病而藥之，非以爲凡講學者皆當畫於淺近而遂止也。然觀聖賢之學與近世諸先生長者之論，則所謂高遠者，亦不在乎創意立說之間。伊川云：「吾

年二十時，解釋經義與今無異。然思今日意味，覺得與少時自別。」又尹和靖門人稱尹公於經書不爲講解，而耳順心得，如誦己言，此豈必以創意立說爲高哉？今吾輩望此地位甚遠。大概讀書且因先儒之說，通其文義而玩味之，使之浹洽於心，自見意味可也。如舊說不通，而偶自見得別有意思，則亦不妨。但必欲於傳注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新說，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遽捨之矣。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，恐駸駸然失天理之正而陷於人欲之私，非學問之本意也。且謂之自得，則是自然而得，豈可彊求也哉？今人多是認作「獨自」之「自」，故不安於他人之說，而必己出耳。

凡此皆石丈書中未及盡布者，或因講論之次，閑爲及之，幸甚幸甚。并以呈齊仲、順之，不知如此卑說還可高意否？二公更不及別書也。徐丈惠書云有疑難數板，却未見之，豈封書時遺之耶？偶數時村中乏紙，亦不別拜狀，只煩爲致此意，幸甚幸甚。順之書中似以橫渠「平易其心」之說爲不然，談何容易！更且思之爲佳。蓋所謂平易者，非苟簡輕易之謂也。羣居終日，別作何工夫？便中千萬示及一二。苟有未安，不憚獻所疑以求益也。

答許順之

示論記中語病的當，改云「知用其力而不知所以用力之方，則未有不反爲之累」，如

何？大抵見道未明，揣摩求合，自然有漏綻處。得公如此琢磨，爲益大矣。後便見報，幸甚。兩書皆有來意，甚慰所望。當在何時耶？近讀何書？工夫次第如何？熹論語說方了第十三篇，小小疑悟時有之，但終未見道體親切處。如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之類，皆未有實見處，反思茫然，爲將奈何？熹比因堂劄促行，再入文字乞候終秩。萬一諸公不欲如此，得一教官之屬南去，即相見之期近矣。但分別之事豈可預料耶？山間無他事，歲豐米賤，農家極費力。然細民飽食，遂無他志，亦一幸也。

答許順之

熹衰老幸向安，然氣體虛弱，非復昔時，心力亦未復，都不敢思慮，舊業荒廢，無所發明。反而求之，似於存養用力處未有地位，甚以自懼耳。如吾友於此却已有餘，第未能達於詞命之間，恐其間亦有未徹底處，却宜於事物名數上着少工夫。蓋既無精粗本末之異，即此亦不可忽也。喪禮留意甚佳，但其度數亦不易曉。若哀敬之實，則吾友素知之矣，當益有餘味也。近得橫渠語錄，有云：「曲禮乃天地五藏，魂魄心府寓於其事。」試思此語，亦足以發耳。記文如所改甚善，但所辨說未能盡曉。熹意欲云「心之爲體亦微矣，彼不知用力於此者，固徇於物欲而不自知」，餘即悉如來示。蓋「不能用其力」之語，亦似有病了。真

如衆盲摸象，達者見之，可付一笑。

答許順之

檀弓篇云：「殷既練而祔，周卒哭而祔。孔子善殷。」據孔子以殷禮爲善，則當從殷禮練而祔無疑矣。然今難遽從者，蓋今喪禮皆周禮也。葬而虞，虞而卒哭，卒哭而祔，是一項事首尾相貫，若改從殷禮，俟練而祔，即周人之虞亦不可行，欲求殷禮而證之，又不可得，是以雖有孔子之言，而未敢改也。溫公只依周禮，唐開元禮及近世亦有改者，然終不安。禮文極是密察，不可僮侗，故聖人致詳於此，豪髮不差。蓋未詳未盡，則於己之心且不能安，民之不從尚未論也。疑夫子於二代之禮必有類此者，闕其一二，則無所證矣。

前書因見讀禮，故勸以致詳微細，因有「損所有餘，勉所不足」之言。來書乃謂：「本末精粗本無二致，何用如此分別？」此又誤矣。若每每如此，則更無用功處，更無開口處矣。子夏對子游之語，以爲「譬之草木，區以別矣」，何嘗如此僮侗來？惟密察於區別之中，見其本無二致者，然後上達之事可在其中矣。如吾子之說，是先向上達處坐却，聖人之意正不如是。雖至於堯舜孔子之聖，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。上達處不可著工夫，更無依泊處。日用動靜語默，無非下學，聖人豈曾離此來？今動不動便先說個本末精粗無二致，正

是鵲崙吞棗。向來李丈說鐵籠罩却之病，恐未免也（二）。

答許順之

承在縣庠爲諸生講說，甚善甚善。但所寄諸說，求之皆似太過。若一向如此，恐駸駸然遂失正途，入於異端之說，爲害亦不細。差之豪釐，謬以千里，況此非特豪釐之差乎！三復來示，爲之悵然，已輒用愚見附注於下。然其曲折非筆端可盡，恐當且以二先生及范、尹二公之說爲標準，反復玩味，只於平易懇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。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，並且倚閣，久之見實理，自然都使不著矣。蓋爲從前相聚時，熹亦自有此病，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尚。今日乃成相誤，惟以自咎耳。如子韶之說，直截不是正理，說得儘高儘妙處，病痛愈深。此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。何由面話，究此精微？臨風鬱結，無有窮已。

國材、元聘爲況如何？昨寄得疑難來，又是一般說話。大抵齊仲、順之失之太幽深，順之尤甚。而三公失之太執著，執著者有時而通，幽深者蕩而不反矣。中間一條平坦官路却没人行著，只管上山水，是甚意思？因書可錄此意及二序送之，爲致不及書之意。范、伯崇學大進，劉德明者亦稍識理趣，皆可喜耳。伯崇雜說一紙附去，可見其持守不差，見理漸明之大概矣。然其說有少未盡，更求之，却以見喻。